

鬼神传

第一回 鬼有三德后升城隍 巡江查察受封河道

话说广东广州府属，永乐年间时，有一人姓秦名闰，年方二十四岁。在于三湾海岸傍，开一小器铁炉，终日打些小铁器，早年父母俱亡，止有孤身。其人不顾前后，亦无家室，只是以饮食为名。虽然无倚，其人为有一德，每逢饮食，先祀河边。每则用纸钱数页，心香三炷，请动三湾海岸诸众鬼神，祀完然后饮食。亦有一年余矣，不题。

且说三湾海，一日巡江河道游察边隅，遇一水鬼，姓丘字云瑞，沉落波潭有二百余年。河道唤审：“你是何方水怪，一一诉上来。”其鬼且吟且咏，有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太阳出跃海抛球，日永长安对水流。

生长不占尘俗事，三湾海岛任优游。

巡江道：“依你之言却是何人？——再诉。”其鬼又咏。

诗曰：

坠落江河二百年，每逢好事可人怜。

遇危救急逃生路，不致沉躯赴水眠。

水鬼沉吟一番，巡河道又问：“你既为水鬼，屡行善念，何不超生去处？”其鬼再哦。

诗曰：

我在三湾二百秋，亦无烦恼亦无愁。

巡江指示超生去，只恐为人不到头。

河道又问：“你既不去为人，在此长江亦无了日。”其鬼哦。

诗曰：

教我为人不愿，免得翻覆展转。

虽是海角天涯，胜似蓬莱阆苑。

那时，巡江河道说了一遍：“咱奉天敕巡游四海，察其祸端，剿灭水怪。咱今封你为三湾河道，统辖水怪，不得扰乱方隅。”云瑞叩首谢恩，巡江已去，不题。

却说秦闰祝鬼亦有年余，只吊得一鬼姓丘字云瑞。其鬼原有二德，此所谓老鬼有灵。一日摇身变化，每四更时分，秦闰轻身打铁。其鬼叫门讨火，在于炉边烘火。日日如常。一朝秦闰问曰：“老丈朝朝附火，你住在何处，姓甚名谁？领教。”其鬼答曰：“老拙姓丘表字云瑞，就在本埠捕鱼为生。”秦闰又问：“几位公郎？”其鬼又答：“只是孤身。”闰曰：“你是孤身，我又独自，不若拜为父子，意下何如？”鬼曰：“既不见意，老拙从命。”即看皇历，明日吉期。云曰：“待老拙今日捕一尾鲜鱼，明早备办。”又是一别而去。闰见瑞办鱼，“今日我亦要买猪肉等候，来时才是道理。”不期就是明朝，瑞挽鲤鱼一尾，又叫闰，闰又开门：“昨见契仔之言，老夫留下一尾鲜鱼，今朝叙话。”闰即将鱼肉美熟。瑞云：“拜拜铺头土地。”秦闰

祀(sì)——祭祀。

哦(é)——吟唱。

阆苑(láng, 音郎)——阆风之苑，仙人所居之境。

答曰：“铺中浅窄，未曾安神。每逢酒馔，都在河边供奉。”自此拜契，亦有年长。休题。

不期一日，有一妇人，丈夫何大伦有病在床。只是家中贫乏，没处寻思。止有一对公鸡、婆鸡，市上卖之一，实卖银一钱四分。只是天杀的冤家，没良心的狼汉，即将铜银买之。其时汪氏卖鸡的铜银归家，不能使用。自忖自思，越思越烦。也是出于无奈，夜半三更，走出河边投水身亡。水鬼丘云瑞见此妇人投水，速忙便救，即将木干一根与之扶住。说道：“俺非比别人，咱乃三湾河道加封海岛大仙。因见妇子赴水身亡，特来救你。”暗中嘱咐云，有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堪推世事细参详，幸勿寻思出海傍。

他日孕中生贵子，解元进士探花郎。

嘱云：“你可紧扶其木，不可放手。待至天明，自然有人答救。”那时天明，水上行舟瞧视，见有一妇人溺于水面，速忙救之。急用姜汤蜡丸灌入喉内，不一时苏醒。舟中人问其故，汪氏历说前事一遍，舟中喝骂曰：“这没天理的事，险些误了人的性命。”其时舟人将妇送回丈夫家中，那时病者在床，千声相感，万声谢谢。不在话下。

不期一日，瑞到铁铺说道：“契仔今日与汝一别，未知何日相逢。”闰曰：“契爷何往？”鬼曰：“我有一言，说出你莫惊慌，只是时时暗中护佑与你。”闰曰：“何事？”瑞云：“我非别者，吾乃本埠一水鬼也。只因沉落波中有二百余年，前百年之上，幸有巡江河道，见我屡屡有德，封我为三湾河道，受辖三湾水怪。前受河道之职，去年又加封海岛大仙，专以救人性命为要。昨又江中救得一妇人，乃何大伦之妻也。”闰曰：“怎么救他？”瑞曰：“那时我将木与之扶着，嘱他不要放手。待至天明，自然有人答救。此事契仔你可知？”闰曰：“此亦乡人共知，原是契爷恩德相救，天必知之，必有好处。”鬼曰：“然今惠州府城隍转升天府，以致城隍缺陷。上天见我有此三德，待至甲辰旬丙午日，即有夫马迎接我去赴任。只是一别，未知与你何日再逢。”闰云：“上天见你有此大功，今升惠州城隍，乃是云开见日，枯木逢春。为儿的只是虽剖难分，怎忍相离割义。”瑞云：“吾虽与汝拜为父子，胜如亲的一般，岂有二乎。自我上任之日，你亦不要打铁，随任到了惠州府城，我自然与汝一个念头，一生安乐果系无虞。我便先去赴任，你可收拾行李即速到来，不然有误。”自此两下相分。

闰亦打叠行程，身到惠州，就在城隍庙安歇。亦有数日，虔备宝烛，跪下禀告前事，告了一番。城隍夜谓：“秦闰，待我一梦，示知绅士，另邀庙祝，不论诸释人等，但连祈七胜与之侍神。你可在傍亦祷亦祈。此时与汝七胜，你可用心侍神，自然与汝一个白水事不用忙。”

且听下回分解，便见明白。

第二回 地藏赐符城隍接札 判断阴阳收除六害

却说海岛大仙丘云瑞，转升惠州府城隍，秦闰侍神。秦闰今改字秦大有。一日，阴司冥府地藏王菩萨议论云云：“今有惠州府新任城隍，自莅任之日；阴阳判断，秉政公私。”即差阴司冥使，上赍法旨。法旨到，跪听宣读：“即有海岛大仙转升惠州府城隍，地藏王菩萨赐汝礼符一道。日管阳，夜管阴。阴阳两界，秉正公私，正直为神。又赐汝符节一杆，出方入径，神钦鬼伏。叩首谢恩。”城隍接了法旨，大有侍神，不题。

却说惠州府城南，有一富翁尹恒升，四十无儿，其妻莫氏。一日，夫妇坐下谈论云云。恒升道：“自古有话：四十无儿方纳妾。今积下许多金银产业，亦是无用之物。终日心烦如之奈何？”莫氏回言：“丈夫何必忧虑，世人尚有三妻五妾，既然夫君无子，妾身亦是虚守空房。不若丈夫早纳一妾，倘生三男二女亦未可知。我劝你早日方算，事不宜迟。”自此纳得一妾，过后六年亦无生养。莫氏谓夫曰：“人生无嗣者，尤恐前生之过失。丈夫行些好事，再纳一妾。倘得上天见怜，亦未可定。”自纳第三房妾氏，所生得一子，名唤奇友，年方二八。

一日，师生放学，正欲回归早膳。不期路过六人，有高的、有矮的、肥的、瘦的、老的、嫩的，手拿鲜果。奇问：“诸位吃的是甚的果子？”其中一人说：“兄未逢此果，敬奉一枚与汝尝尝。”奇接此果自尝，扑鼻清香，吃之美味无穷。归到家中，见父母说吃果之事，说了一遍。自觉身子困倦：“我去瞌睡片时。”自此睡熟，叫也不答应，唤也不醒。父母呆了，不知何故。一连请了几个医生，诊奇脉，说是中风之病。服药亦不得入口，连睡数日不醒。只是气息如常，亦不死亦不活。捱至第六日，复请一医生察之。说：“不是中风，若谓中风者，其脉必浮细。察其脉，只在半表半里，总在肝肺二经。有病书云，肝藏魂，肺藏魄，魂魄失散，是以数日不醒。你只可做一张牒文，在城隍告诉因由，城隍主宰乃正直之神，可能查察阴阳，判断公私，昭然显见，与汝可分，事不可迟。”尹恒升听医生之言有理，夜作牒文一张。牒曰：

投诉牒人尹恒升，为子失魂，伏乞城隍主宰，查察阴阳追究事。升原籍浙江杭州府比新关人氏。今居广东惠州府城南，行年六十三岁。三房家室，单生一子，名奇友，年方二八。于六月十二早，师生放学，路遇六人与果吃之。不明是甚么果，吃了自觉身子困倦，瞌睡片时，连眠七日不醒。恳哀主宰，细察缘由。看是何方妖怪，搅乱庶隅，早早除害，万民遵仰。子民尹恒升、妻莫氏一家五口，哀哀上告。

自尹恒升烧了此牒，城隍即命本司内役付了符节，速召城厢内外四方土地。不一时，四方土地聚集，齐入庙宇，跪在丹墀。称说：“都爷呼召我们小神有何吩咐？”城隍吩咐：“今有城南门外，尹恒升子奇友，避（被）妖所侵，急急找寻，休得迟疑。”城南土地禀上：“城南有六个野鬼，三年一现，魔灭人间。此是三年，又替一个，自宋朝以来有之。”城隍即差内役，速速勾拿六个野鬼，到来审勘。不一时勾到，六个野鬼跪下：“爷爷拿我六鬼何事？”城隍厉声骂道：“你还不知死，今有恒升之子尹奇友，被你六鬼

赍（lài，音赖）——赐予。

牒文（dié，音迭）——诉讼文书。

丹墀（chí，音持）——古代宫殿前的石阶，漆成红色。

侵害，是何道理？”其鬼：“禀上都爷爷，我们六鬼乃天地运化，三年一替，又替一个超生。自宋朝以来，周而复始，皆系定数，何得不是。”城隍骂道：“你这胡混的鬼，自不知悔问，不察自己缘由。尔知己之受，何得与人受之。今本司不比前时之司，不许害人。”吩咐众将：“将此六个野鬼，收入黑鬼洞中。待至一十八年，罪满之日，一齐放出超生。”此话不题。

且说秦大有侍神数月，一日思道：“曾记当日契爷有言，与我一个白水，今日如何不应其言。”城隍夜梦谓知：“明日有一医生，买还魂丹。你可同他背负药箱，自有三百两之金谢你，即是白水。”不期明日，城隍即唤本司都土地：“你可办扮作医士，将此药箱合着尹奇友的魂魄，手拿灵丹一颗，到城南外称说卖还魂丹。尹恒升听其言，必然请你入门。将这一颗灵丹，用净水一盅，送入中黄。开箱放出魂魄，不一时苏醒。你可隐匿其形。”土地领了法旨，大有背着药箱，一同竟往城南，称说卖还魂丹。那时恒升忽听其言，忙步出门。觐见医士；鞠躬请入厅堂。坐下茶毕，言及情由，请师同入卧室。医生一看，那时土地依法送入中黄，开箱放出奇友魂魄，不一时苏醒。主人忙取谢金，一霎时不见了医士，却剩下一个背药箱的道童，乃是城隍庙祝。庙祝接转谢金道：“足的三百两么？”主人道：“怎么你已知之？”庙祝领了谢金，升送出门去矣。以致一家人知是城隍救护，望空叩谢毕。那时尹恒升知是城隍降医，心怀大德。即将皇历卜定吉期。乃七月初一，上上吉日。虔备金猪、匾额，五生五熟，五果五菜，诸般等物。金炉锡贡，一切等宝。其匾额曰：“察理阴阳”四字，彩旗鼓乐，香花送贡。自此之日，城隍兴闹远布传开。

且听下回，便见明白。

觐（dī，音笛）——见；相见。

第三回 专造伪银上天难恕 移关勾获定其罪名

却说有一无赖之徒，亦不知那省何郡人氏。寄居在广东广州府增城县城外桎柳巷居住。又名花楼巷，时人错语叫做花柳巷。其人姓贾字金成，其妻也氏。此人上不存天理，下不顾良心。专造铜银为生，贩卖生口为活。亦不在本处使用，专向四方八岸去处贩卖，或猪或羊，或亦禽兽六畜。骗害良家，男妇遭其害者，或误终身性命，或使家惶屋乱。专一骗害良家子弟，天理何存，得食何安。

一日坐下，也氏谓夫：“妾在家中安享，丈夫奔逐风尘，妾心何安耳！不若丈夫将此银卖与别人家，家事常常活用则了，何在丈夫奔逐风尘。”金成道：“贤妻语言甚是说得有理。只是一件，此银还须自作自受，怎可连累别人。”总系自存一个本心，丢下不题。

却说惠州府城隍救活尹奇友性命，收除六个野鬼，人也叹羨城隍威德，判断阴阳，审勘昭然，名闻远播。忽有两个妇鬼莫强枉死多年，知得惠州城隍乃正直之神，勘问无伪，作一张含冤状词，哀诉城隍：

告状妇马氏，为被害含冤屈死事。妾是良民之妇，生平并无一毫过失。止久大户何光大借银一两，自想家中贫乏，无物可值两金，故将一豕卖之，只望偿还大户。谁料天杀冤家贾金成系增城桎柳巷人氏，故将伪银一两三钱，骗害良民夫妇。后至伪银辨出，大户勒取，以致逼妇含冤赴水亡躯。伏乞主宰追究与蚊妇雪冤。则蚊生死不忘，上告。

第二张状亦是含冤一例事。城隍接二妇鬼的状，看了一回，即差内役移关到增城，勾拿贾金成的魂魄，台前勘问。金成跪下，隍台厉声臭骂：“贾金成，你这厮乃匪类之徒。终日专造假伪，骗害生民。恶满贯终，自招其祸，还不知死。”那时两个含冤妇鬼跪在一旁，与贾金成对质。冯氏马氏骂道：“你这没天理贾金成，害我二妇含冤被屈而死，天理何存？你得福享安耳！”金成道：“我虽使假银，你至死者亦为何光大勒取所逼，与我无干。”城隍一发勾何光大对审。

不一时，光大灵魂亦至，跪下禀诉：“马氏之夫，一实少我本银一两，三年不取利息。是以马氏卖猪的银，我只值他夫妇诈伪，故不与我。谁料他果实卖的是铜银，连我亦是不觉不知。一实问取是真，伏维爷爷公断。”城隍道：“依你三年之本，不计其利，无姑一日逼勒，本该折天三年之寿，发回原籍。”那时贾金成自知其非，哑口无言。当堂杖了三十。此时金成病在床上，也氏坐立床边，见夫叫喊连天：“痛杀我也，痛杀我也！”也氏唤也不答应，心疑丈夫作梦。其时金成痛苦禀诉一番：“我造伪银自作自受，无言抵当，甘受无辞。那时我妻也氏教我将此伪银卖与别人，免得奔逐风尘。此时我亦自顾本心，此事只可自作自受，怎可连累他人。”城隍骂道：“须你自顾本心，不知害人不浅。令冯马二妇遭你被害，其二妇含冤屈死元甘亦是尔之罪也。又有何大伦之妻汪氏非比别人，乃是解元之母进士妈妈探花娘，亦为你之被害，致令投水险些误了大事，”臭骂一回。

其时惠州府城隍速召增城城隍，不一时已至，行礼毕。增城城隍将册籍献上：“贾金成上祖三代作恶，应该绝嗣。赦宥两次，料其改恶从善，不想

也（niè，音聂）——姓。

豕（shǐ，音史）——猪。

宥（yòu，音幼）——宽恕；原谅。

亦是如常，恶业更加，今绝其嗣矣。”惠州城隍道：“此亦理之当然，再查其寿若何？”“其寿应七十八岁，为其一生作恶，以伪为真，四方骗害良民，折夭十年。误死马氏一命，亦折去十年。冯氏之屈，又折去十年。赚却汪氏身至将死，也要折去十年。”城隍察验明白，折其福寿已定，存案。增城城隍告退一别去矣，不题。

却说惠州城隍审得冯氏、马氏二妇，含冤被屈三年，已作冥途幽鬼。“本司怜汝被屈，发去张家投胎。并生双产为男，与汝三分之贵，补汝今生抑郁之苦。其贾金成者，本司与汝雪冤，万无一错。”城隍再唤贾金成勘问一番：“汝贾家三代行恶，应绝其嗣。已经赦宥两次、还不知过，以恶加恶，又造伪银骗害良民，误人性命。又查增城司部籍，寿应七十八岁，其恶太甚，共折去青春四十年，尚有三十八年。以今三十有五，余三年。今断你寒无衣，饥无食，沿街乞丐。死而无棺，尸骸撒在荒丘，鸦食鹊啄。其妻乜氏伶夫奔逐，教唆卖伪，一同造跪（罪）。”吩咐内役将贾金成当堂上枷。“枷号犯人一名，专造伪银，骗害生民，系桎柳巷贾金成，三个月满释放，以儆世人，毋作非为。”

又说乜氏坐立床边，见夫叹声“嗟呀，好苦，好苦！”其妻问曰：“丈夫莫非作梦么？”成曰：“然。”梦惠州城隍罪责一番，说了一遍。以致病在床上，今经三个月，家中物件典尽卖尽，不能值上一文钱。其时将满三个月，病略亦好些，并无粒粟。其妻乜氏只着沿街乞丐，与夫捱命。待至病愈之日，只是无本家囊尽去一空。欲待与人借贷，是人见其可恶，知他行迹，无一怜悯之心。欲待靠亲，自思自忖：“况我亦是外省人氏，焉有一人赈恤无姑气杀我也。”其妻劝解丈夫，且莫耽烦，尤恐思虑伤心，不若丢开莫挂，等待来时。上思下算，不能活度，已至夫妇沿街丐食。则过其三年之外，夫妻亦死，尸骸暴露，横在荒丘，鸦食鹊啄。果系一还一报，显见疏而不漏。自贾金成死后，城隍送案阎罗再定其罪，收入阿鼻地狱。

待罪满之日，放出初为化生蚊虫之类。赦一等，再为湿生水中之类。再减一等，转过卵生飞禽之类。再赦一等，转畜生之类。宥一次方得超生为人痴呆蹭蹬之报。

蹭蹬（cèngdèng，音层<去声>蹬）——遭遇挫折。

第四回 路逢白骨脱衣遮盖 因功上奏以显后裔

话说广东广州府属，姓蒋，德其名也，表字芝连，婚娶唐三姑。男长三七，女长二九。双亲丧，葬墓六年，未嗣。其妻淑德贞良，夜间描绣与夫伴读。风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其时十载，亦无男女。三姑谓大曰：“妾和君家夫妇十载，并无所出。想别人夫妇，亦有三男二女。尤恐前生之过失，以致今生折乏，不自决也。细思世人，多有朝不能顾暮，亦是绵绵夫妇。妾见君家田产非少，金银岂缺，书云：‘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’我想善由心作，恶由心造。不若积福修德，以遗子孙，乃为长久之计。自此我夫妻二人，亦要行些好事。不若逢寺观布施斋僧，逢庙宇恭祝长明。倘得上天见怜，赐夫广嗣，宗祖有赖矣。夫君意下如何？”德答妻曰：“妻虽女流之辈，尚有见识深广。夫读圣贤之书，尚未觉下此意。今得妻言，岂不如意哉。”

自此之日，斋僧布施，庙宇明烟。不觉又是十年，亦是如常。德一日自思谓妻曰：“虽则斋僧布施，庙观烟油，亦无寸功，此事无适用财，功德非用力乎？俺想世事一福、二运、三风水、四积阴功、五读书。欲报宗功，除是勉力而为之。夫读圣贤之书，数十年来亦不能进步，枉受寒窗，不能报答宗功也。亦是徒想而已，不若丢书无读，尚作荣生云游四方。常行恻隐之心，仁义广施，岂不美哉。”自此出门，亦非徒名徒其利乎，无非为走四方，常行恻隐之心，见孤寒而怜悯，见贫乏而斩周。

忽一日身至荒丘，只见白骨交加，自谓云云：“何得常行恻隐，日（目）睹白骨纵横。”没奈何将自己身上脱下一领白衣，与骷髅遮盖，用石责住四围。其时忍着悲怜又走，不觉天色已晚，未近人问，尚隔七八里路，方能得到市肆，寻歇安身。不期路逢一鬼，身穿白衣开言谓曰：“这等夜深，君欲何往？”蒋德答曰：“欲住盛处投歇。”鬼曰：“幸逢与汝同路，如此与君作伴得其幸也。人言此处土名叫做大砂墩，乃乱葬之地。人言鬼魅甚多，幸逢作伴，事有缘由。请问君家高姓预闻。”德答：“弟姓蒋名德，表字芝连。广府人也。兄台姓字指示晚生。”其鬼答曰：“弟本姓杨字以明。亦是同属人也。”德曰：“兄到此处居于客旅多年？”鬼答曰：“弟离家三载，只是客帐未清，尚未回家。昨程途得遇一故人，与我一纸家书，带回本籍，交男杨三有。闻折兄亦乡旋，不若转付兄台带回。”德答：“谨领。”其鬼又嘱：“千里家信，幸勿遗失。”其鬼又言：“上古有道：‘水上有舟君莫度，身中无伴勿单行’”如是同行同论，不觉就是村庄。两家相别。其鬼又嘱：“水上有舟君莫渡，身中无伴勿单行。紧记紧记！”其鬼又云：“人道有鬼汝可信乎？”德答：“人有万丈豪光，鬼无一撮之地，焉敢近乎？”鬼曰：“你既不信，我明明是鬼，汝可信乎？”“我再不信，你既是鬼，何不作一显现，我尽信之。”其鬼作一阵风，就不见了。德到市肆投宿，心疑可信。

不觉又是明朝，再作行程。身至河边，将欲下舟。偶思其事，鬼说云云，心中大疑。方欲回转，其渡已去。船到江心，忽起一阵魅风，众人惊骇，欲要下帆不能，以此是舟淹没。传说回来，蒋德以知其事，方知其鬼尽信。蒋芝连此亦回家与鬼带得音信一纸。访觅杨三有交回一纸之书。将途中遇鬼之事，说了一遍。那时杨三有将书拆看，方知其父被人谋死。一家大小父母妻

魅（mèi，音妹）风——传说中的鬼怪之风。

儿嚎陶大哭。那时三有双膝跪在地下，恳求邻叔带往荒丘，拾父骸骨，归家安葬。丧至三旬，延请道师，功果启亡。其文书上奏道：蒋芝连一带功程，方超父魂回乡。玉皇查究，蒋德情由，实是无子。念其夫妇积善，妻能喜舍功德，夫行恻隐之心，婆婆宇有世间者稀。即注一子与之，以傲世人行善积德之报。其子日后丹桂标香，以接蒋门宗族，永为后裕。此所谓鬼得人恩，人得鬼护，两下不亏。

第五回 急难相周谢恩脱苦 喜舍棺木加寿四纪

话说宋朝兵部侍郎姓董名贤。行年八十，带俸归田。一日坐在堂上，自思五男二女，食享千钟。人生不过百岁之期，总皆花甲周流。老夫幸年八旬，满眼儿孙，亦非折夭矣。譬如家中事物，无一不备，惟思一念：人生在世，何不行些好事。譬如为官的，亦有忠良奸佞。在乎庶民者，亦有行善作恶。俺想忠奸善恶四字，古往今来有之。欲种善根，喜（善）芽亦发。欲种恶根，恶苗亦生。总皆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自是以衣带领家人数口，董保董安等背负金银，随护出门，云游四方。程至乡村，住一店肆。其店名曰安乐。歇店有十数余日。

一日出有二童随从。身至河涯，坐在石台之上，远望一妇人背着孩子放声大哭，走至河边意欲投水。贤急忙唤童阻住。贤问其故：“娘子因何赴水，从实说与老夫知，自然与汝方便。”那女子双膝跪在跟前，哀哀上告：“老爷幸勿阻我去路，放我覆江自死无虞。”贤道：“妇人语话跷蹊，汝疑有危难之中，实对老夫说个明白，我自与汝分忧。”那女子叩首尽诉：“妾身乃康家之妇，康郎其性太偏，因些小事尚有半死半活。今日为一桩大事，死之有余。万望爷爷速放妾死安耳。”贤又道：“纵有大事，我肯保汝无虞。”那女子又诉：“事到其间，不得不说。康郎有卖一家贯银五两，止望为生活计，谁想天杀的冤家昨夜被盗窃去。丈夫亦是他乡外往，尚未知之。今日回来，一定打死。”贤道：“伍两之金多大缘故，老夫可以相赠。”那女子复又叩首：“爷爷只赠一次，尤恐下次难逢。”贤唤声：“董绿，再送五十两，以防后患。”那女子叩头谢恩，两下相分。

那时周氏回到家中，丈夫亦曲问取猪银之事。周氏是日历出缘由，康郎不听得：“世间那有这等相赠，我亦不信。你必定做出丑事。如无，此银何得到汝手乎？”周氏又说：“那时我双膝跪在他的跟前，哀哀上告。我说道，爷爷只赠一次，亡恐下次难逢。那爷爷再赠五十两与夫为生活计，日后再无患矣。”康郎不信：“既是相赠郎，郎与汝叩谢。”周氏没奈，同夫到了安乐歇店，高榻谢恩。其时夜深，宋董贤安枕回声道：“你乃女流之辈，更静夜深，不是叩谢之方，明日来亦了。”那女子又告：“我丈夫亦在此。”此时康郎高声大叫：“爷爷开门，容我夫妻叩谢。”此时贤，闻得夫妻皆至，此时没奈只得开门，却被栋梁塌陷于床。此为贤救周氏一命，妇救董爷一难。自此苦难相分。

不一日归到本府，自思其事，阴功莫大于活生。俺想活生二字，皇大鉴格，必先知之。若无活生之功，天丧予矣。忽一日，街坊上一人死而无棺，酌议求贤。贤闻其故，发出银两，买之棺木并买衣衾安葬备讫。自此之日，人皆闻得相爷喜舍棺材，但凡求之即与。时有当坊土地，录相爷之功德。但有棺木出门者，一一尽录。自此周棺，二十年来共计三千六百副棺木。天地共知，鬼神皆听。查得董贤寿元活享百岁，今日阳寿殁尽。诸神聚会，议论纷纷。董贤阳寿应尽，即命各坊土地，唤集三千六百个衔恩的鬼。本月十五日，诸方各鬼，限日齐集伺候，不得有违。听愿阎罗鬼使，以便衔恩来救事。不觉就是三月十五，阎君即差鬼使而至。那时三千六百个诸鬼，跪在道傍，陈说衔恩之事。阻住去路，鬼使不得进门。那时鬼使，即拘了三千六百个诸鬼，皆到阎罗殿前。各鬼皆有衔恩手本，献上阎王观览。登时起本，上奏天曹。玉皇赐曰：“世间有此大德大义。”敕赐董门五代皆受皇恩。董贤之寿，

应是百岁，查其存歿均感，加寿四纪。不病而终，死而为神。

第六回 途遇尸骸备棺收殓 贼人谋害水鬼救护

话说浙江省城，芮家三代积德修善。老身字蕃龙，生七子。长子名郎，人皆称大郎、二郎次至七郎。芮大郎表字必昌，其人品行端方。比上相更加一德，见贫乏略周，见孤寒喜舍。昔日惯走江湖，往上入京生涯。每年只做一水生理，或买纱罗绸缎，或买苏杭杂货。一日货物皆以备齐，细缎三十六箱，杂货七十二箱，共一百零八箱。随带家人进益，主仆二人卜吉长行。不一日，船至武临港湾，泊海傍。只见三个尸骸暴露，泊在海边。芮大郎扬问其故，乡人说道：“有一渡船覆汗，淹死连男带女大小共有一百余人。只是这三个尸骸，竟不知那方去处人氏，无人抬葬。”那时大郎听说，满腹伤情。思道：“若是近处数日已来必不抛毁，想是外省人也。”没亲自解白银一十五两，具买衣衾棺木，并买山地。雇请土工，收殓安葬备讫。大郎又是长行，不一日已到万彰行，上了货物，住有十余日，发卖货物。

一日出，方见一老婆子带领一个孙男，匀身披白，沿街跪在道傍，乞丐钱银。郎问其故：“婆子何事沿街乞丐？”那婆子被（备）说因由，说了一番：“老身冀门苏氏，单生一子，年长五十，因病告故。只是家贫因乏，并无隔宿之粮。也是出于无奈，带领孙男沿街乞丐。求恳富豪长者，或布一分、八厘，三文、二字，得来买办棺木。则我患儿贱母妻子生死衔恩，感戴不浅矣。”芮大郎听罢，苦切伤心。即解腰围，与之银子五两。嘱道：“老婆婆你亦不须哀求别的，我今赠你银子五两，可以被（备）棺安葬。”大郎复问：“你家中还有甚人？”婆子回言道：“家中只有一个媳妇，一个女孙孩。”大郎又道：“老婆子放心回家，被棺殓殓。抑或家中贫乏，我在万彰行居住，待我卖起货物再来周济与你。”婆孙叩首感谢，两下相分。那时冀母回家言知媳妇，芮大郎之恩德说了一遍。此时将银子被棺丧葬已毕。七旬亦周，不题。

却说芮大郎，自离家之日，到京将有半载。自到行之日，置下一张桌，随带出一位梓潼帝君，金炉银贡桌上等物备齐。终日香灯不歇。此神像梓潼帝君，乃自幼年读书时侍奉到今。每出行随带护身。此所谓人有神心，神灵必感，每每出现。此一夜神托之一梦，谓郎曰：“汝先周冀家的婆子，其冀门之孙原有贵格，乃第五名会魁。初住杭州为民父母，后为户科都给。只是家贫不能读书，由恐却了前程，汝有喜舍之心，供给书子，后来得志，必报汝之深恩。汝醒来牢牢紧记。”郎次早起身，自思梦中言语，旁（帝）君谓曰：“教我周济冀家必有好处。”放不下题。

又谈冀母婆媳商议与芮大官人求济之事。一日冀母已到万彰行，相见芮大官人跪下叩谢。相请芮大官人到冀家，待我小妇人一家大小生死衔恩，伏维叩谢。那时芮大郎听得婆子言语，只得同到冀家。那时冀母致嘱一家大小，请大官人端坐。一家姑媳子女叩首致谢。芮大官人道便称：“老妈妈，吾观尔之令孙相貌稀奇，非寻常之子，日后必有大贵。汝切不可违他，必要教读圣贤之书，以得其贵。”冀母道：“安得有此，但愿我一家四口人儿保生残草，则不敢相忘大德。”大官人说道：“予今欲周你的钱财恐无久远，致今外厢现有三间铺户，每间递年租银一十六两，将有五十之资，可以足你

汗（w，音屋）——同“污”，浑浊的水。

梓潼帝君——道教神名。相传姓张名亚子，居蜀七曲山。

一家活度。只受价银三百两，不若与他买之，足你使用亦了。”冀门一家人跪在埃尘，伏谢云云不题。却说芮大郎货物将欲卖起，又被（备）京都药材，置得细辛、芥子、五味、阿胶、人参诸品等药一一备齐。打叠行程，离了京城，有两月余。一日，已到江南苏州府钞关住息，不题。

却说一船家范伯棠，年年皆系同芮大郎搬运货物。一日夫妇定计，欲要谋害芮大官人。亦不知大郎性命若何所说，下文便知明白。“一籍江南苏州府无锡县高桥铺人氏，本姓骆字德万。其弟元万，长男士贤。父子兄弟三人，在于武林港被淹，亡躯灵魂不得归。芮大郎往往入北在于敝省经过，祈为说知次男士章超度回家。设醮先超泊岸，后超乡井。”那时顺水流送至海傍汛，高扬救命。其时唐汛听得高扬救命之声，汛官看见水上浮着一个汉子，连忙答救。解束捆索，询问其故。大郎逐一告诉：“弟本浙江省城人也，姓芮名郎字必昌。惯走京客，买办诸般药材。其白芥子笠内，内藏人参六十斤。却被船家范伯棠将我谋害，身至此处。感汛官救护，此恩此德，容日结草衔环相报。况此贼去亦不远，伏望汛官速起浆船追赶。”其时浆船有十余兵，追至三唐汛地拿获。回缚送官究治。其夫问斩，其妻议判。此所谓：害人不死还害己，伏虎无能反咬身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此时芮大郎得回本籍，乃第二世人也。且听下文，可知端的。

却说必昌得命回家，见了父母妻儿，历说被谋之事，说了一遍。其时一家人可悲可喜。为芮大郎心中思念：“武林港三个水鬼救俺残生也。听其嘱云：说是苏州府无锡县高桥铺人氏，骆家兄弟叔侄三人被水淹死。不若上早走报，以凭超度。”却说芮必昌不一日已到了姑苏无锡县高桥铺，访寻骆士章。一日访问到了他家，言及被水淹没之事，说了一遍。一家人嚎啕大哭。那时骆家已知其事，备办财帛。芮大郎带领骆家一家男女，到了武林港。延请道士功果度亡。先超泊岸，后至引魂回乡。设供斋醮诸事已毕。请大郎上坐，一家人致谢云云。

第七回 恶妇毒心阴阳昭报 柳金郁陷祁妇含冤

自是平却山河，洪武登基，驾坐金銮殿，文忠武勇，管天下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不在话下。却说广东广州府属，一人姓苏字文显。家有余资，婚娶妻房孙氏孟娘，乃孙总镇之女。妻指岳家恃父威雄，不惧天潢纵性如雷。其妇甚妒，人皆谓其女中之十恶也。自归苏门，并无所出。其夫苏文显昔日惯走江湖，乃苏杭二州之大客也。一日苏文显夫妇坐下闲谈，夫谓妻曰：“你我二九青春，已成姻配。今则十数余年，亦无所出。丈夫欲纳一妾，贤妻意下何如？”孟娘骂道：“汝非作梦乎？看你妻子是甚等之人。况你往往皆为苏杭客旅，教你妻子何以为出。难道你妻子家有二夫不成？敢以逆言说个妾字，犹恐你狗命难保。”那时文显被妻臭骂不堪，此亦无法可治。只得备办货物，又住苏杭。下一日，到了杭州，货物上了行店。不题。

却说有一车夫，姓祁字伯岳，妾方氏。生得一男一女，女长二人，名唤柳金。男成三六，名唤闰德。伯岳贪财，将此女儿卖与苏大客为偏室。苏客到了杭州半载，货物卖起，欲办归程。带得柳金，回至本省。一日到家，随带柳金，归见大娘。孟娘问曰：“此是何人？”文显生计谓妻曰：“此是杭州有一宦门之女。因在星家推算，那先生算其八字，乃旺夫益子之命。他日连生三子，个个皆贵。是以丈夫纳之，今日带回，即为大小。”孟娘厉声骂道：“你两个人今见令人可恼，难道欺压我孙府不成。今日扭你到岳家，看你这狗头如何张主。”其夫唯妻曰：“如此容他三年两载，事见昭然。”那时十大高邻，也来相劝。孟娘见十大高邻相劝，暂息雷霆之怒。自是柳金归到孙门，一年打骂不息。柳金只得忍耐，以待日后，想有好处，任他凌逼。一日文显谓妾曰：“我若在家恐你争锋，待我出行之日，则无吵闹。况内身怀六甲，他日若是生男，必有好处。一但放下身心且不管他。”文显一日备齐货物，又是出途去了，不闻家中之事。一日，到了杭州省城。且探妾岳，言及云云，说道：“自你令爱回家，幸有身胎，若是生男，他日必有显报。”不题。

且说孙氏大娘，见夫外出，观妾身中怀孕。自思道：“鬼夫前言，说他连生三子得贵，何不夺了我的功劳。况丈夫亦不在家，自生一计。柳金即目现有身胎，捏他不正，受了私胎。此时乱棍打死，已除后患。多少是可。”自是孟娘定计，收除贱人。不知柳金性命若何？说见下文。

却说黄必贵，乃是实学秀才。其子未得通达，每逢科考岁考，或四等或亦五等。年年用财，以安等第。只是屡有人心见人事欲不受就去为之。此所谓一福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。丢下不讲。

又说毒心孙孟娘见夫外出，即要收除祁柳金。当时唤出柳金：“你这贱人，见主人外出，汝行不法。往常丈夫在家，未曾见你有此身胎。今日主人外往，你与别人私通，致令肚腹膨胀。你只可急急说来，不然打死你这畜牲。”柳金跪下禀告：“大娘听说因由，我主在家尚有身胎三月，主亦知之。况我亦是闺门之女，尚敢恣肆横行，何不玷辱家门。况我出入主母亦可知之。”孟娘不由分说，手执槌棍乱打。无论毒心之妇，不存天理，将柳金打死，仆于地下。此时毒妇心可安矣。亦不许备棺收葬，尸首撇在江河，任他流往。为邻居黄秀才觉知其事，心中甚是不忍。随带银两在身，先到大江等着。待

其尸骸流出大海，雇定土工，备下棺木山地，即将柳金尸骸收拾埋葬备讫。思道：“今日此事我已为之，就是他日苏邻叔回来，未必专责于小弟。”

却说祁柳金被狠心大娘打死，冤魂渺渺落魄悠，此竟往泉台，在阎王告诉，历出前事一遍。阎君恨怒，指定柳金三魂一魄带往杭州府，托夫托母一梦。迎投母胎与苏郎再结鸳鸯。此其两世恩情，注定三子得贵。以报还前生遭虐之苦。指定一魂与毒妇孟奴役胎转生为男，日后以雪前世之冤。指定一魂发回阳路，阴魂早上变作阳间女子，打动黄必贵春心。若是春心一动，把他恩情付去东流。若是春心不动，汝可听他的左右护他，日后一举成名。此事不得隐匿，若是隐匿将尔治罪无边。

不知后事若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柳金托梦报夫报母 助黄必贵一举成名

却说幽冥使者带领祁柳金的魂魄，竟往杭州投胎。先报夫梦，后托母亲。那时柳金魂魄已到母家，不胜悲哀苦楚，其母问曰：“我的娇儿，因何至此，这等悲泣？”柳金告母：“女儿悲泣所为何来？自从大爷带奴回家，见了大娘终日打骂不停。自大爷到了杭州，大娘发怒，行无天理的狠心，将奴打死。尸首不许埋葬，撇落江河。幸有恩人心贵黄秀士，将银备棺收葬，已得归土为安。那时孩儿冤魂已往泉台，哀告阎君。阎王怒恨毒心大娘，指定奴奴三魂一魄复投母胎，仍配苏郎世年姻眷。指定一魂投在孟娘转女为男，日后任雪前世之冤。一魂步回阳路，常在黄秀才左右，助他身荣显贵。今日之女儿者，即前生之女儿也。”讲罢，忽然鸡鸣。惊醒，对夫说了一遍。“不知此事如何？”说罢不觉方氏腹中大痛。此亦要分娩之说，果是产下一个女孩，正应梦中之语。报知苏大爷，文显闻报，即到祁家。坐下谈说梦中之事，说了一遍：“再等一十六年，复配鸳鸯。未明此事，有之则罢。”岳曰：“有此怪哉，有此怪哉，尔岳母亦得此梦，一字不差。若是为真，我儿一定在死于泉世矣。”不觉泪染麻衣，大家苦情说了一遍。不知凶吉如何，话下不题。

却说苏文显到了杭州数月，货物卖起，又买苏杭杂货准备回乡。一路归程，回至广府。货物上了行店，文显返乡。孙氏见夫回转，备说情由：“柳金私通，以淫为重，我知此事，誓不难饶，以至自见丑漏（陋），忿故亡身。”说了一遍，此事不言。文显先已知之，亦无法可施。不是怕妻，总系有些惧哉。文显自归，终日烦闷，仰天吐气。不觉年长，孙氏生下一子，乃是柳金托化，转女为男。孟娘欢天喜地，改名玉龙。文显不瞅不睬。孟娘谓夫曰：“你道我回归十余年，并无所出。况你常常外往，书云：‘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。’叫你妻子怎么生发。况你年年出淦 赚此利益回来，毕竟是卖子卖女的财。不若在家生枋 发叶。正是家有千金亦粟，以子为贵，何得离乡别井，失人之伦。我与你夫妻如鱼得水，相敬如宾，妻子有倚，儿女有靠，却不是可么。”自文显回归不觉三年长矣。一日坐定自忖自思，怒气云云：“妒妇乱家，佞臣乱国，语不虚传。怎么离了这个冤家？”心生一计：“不若再办货物，仍住苏杭，竟不回乡。却不是离了冤家之路，何必在此与他争兢。”自此置备广东货物，复往杭州。就在杭州省城开张贸易，与丈人祁伯岳合伴生涯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幽魂祁柳金，奉阎罗天子敕旨，打动黄必贵春心，阎君有道：“事要公心直报，不得隐匿真情，如若隐匿治罪非轻。”

“我只得将身早上，离了阴路出阳台，一步步直往阳台上，竟奔家乡。曾奉阎君命，合戏弄黄郎。吞一思吐一想，顺得阎君命，犹恐败了自己纲常。情凄惨，意彷徨，蓦地教人哭断肠。夜手推开生死路，跳出阳台近粉墙。”

柳金变作一个妇人。此时天色将暗，躲在黄必贵门首叫喊。必贵正欲明亮读书，耳听门外扬声大叫，不知是何缘故。踏出门前，正是看见一个妇人，躲在门前。必贵问故：“女子因何在在我门首张扬？”那女子回言：“妾启君家听奴诉说因由，妾身乃是张家妇子只为母亲有病，回家看母。早上母病危笃，后得回苏，故此耽搁夜深。况家有幼子，不得不回来，至此天色朦翳，

淦（gǎn，音赣）——淦水，水名。

枋（fāng，音方）——古代中说的一种树，木材可作车。

欲回夜深不能，回头不及。今特恳求君子大德，容纳妾身在此门楼歇宿一宵，足感恩惠。”必贵听妇女之言，到有几分怜悯之心。况且必贵但见事上不安，便去为之。至今那妇人哀求，欲待不与，昧了自心。欲要借之，尤恐被人谈论。左右两难。那妇子跪下再恳：“君子若不求借，小妇人回转半途，倘遇强汉污秽妾身，奴当万死。”贵见他悲恳惨切，没奈借之。女子潜身进入，贵扣环封锁，回转芸窗读书。

将有半鼓时候，那女子轻印金莲，慢行玉步，来到窗下。娇娇滴滴的声音，行近台边。连称：“君子，幸蒙海涵，奴见君家读书清亮，妾身特来与君伴读。欲求君家一二字耳。”趲前生位并坐。贵道：“夜静水寒鱼不饵。”妇云：“更深巢冷燕来栖。”贵道：“谁能与汝支离话？”妇云：“妾欲同君袅娜言。”贵道：“足不纳坑衢，安知深浅。”妇云：“身无登峻岭，便识高低。”贵道：“白昼不知风月动。”妇云：“夜深方觉斗星移。”贵道：“山伯无心思祝女。”妇云：“文君有意恋相如。”贵道：“月朗天清，今夜断言无雨。”妇云：“天寒地冻，此宵必定成霜。”贵道：“莫是昔年红拂女。”妇云：“原来旧日柳金身。”必贵霎时听得柳金二字，明明是鬼，心中大惊。慌忙呆了如醉如痴。竟有一餐饭久，才得苏醒。柳金道：“君家切莫惊慌，我明是柳金。前得君家大恩，备棺收葬。那时妾身已往泉台，在阎王苦诉，历出君家之大德。阎君叹息，世间有此义汉。命奴阴魂早上行动君家，若是春心一动，把他恩情付去东流。若是春心不动，教我助君一臂之力，日后一举成名。你只可用心攻书，但得科考三等功名。现在讲罢，耳听鸡鸣，不得多讲。奴便潜身。”一霎时，不见了柳金。必贵思道：“却原来是一夜大梦。”

不觉又是秋闱，必贵入科。鬼亦跟随，辅佐三场考满。房师取选文字，看到黄必贵的卷，不成句读，又是丢开。其鬼捡回，不觉又看，得数卷。又见黄必贵的卷，再看亦不成章，又是丢开。鬼又拾回，一连三次。房师道：“此人文不成章，总是阴功所得。”取起上卷送上。座师再选，看到黄必贵的卷，总不成文。与房师言论：“此卷何得取上？”房师言说一遍：“想是阴功者得，中他末榜亦了。”座师说道：“这个做不得，诸卷还解上京都，此卷文字犹有执法不便，不若待他作过三场文字，方可送京。”没奈房师代作，座师看过，此不是末榜之才，应中第六。至揭榜之日，果中了第六名。乡试中式举人，话下未毕。

却说浙江祁伯岳生下一女，名唤柳青。而如掌上之珍。风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长成七岁。只是如痴如蠢，三魂未足，故未精伶。却说祁柳金的魂魄，因奉阎罗之命，打动黄必贵春心，宛然不动，助他捷贵。回了阎罗，鬼使带了柳金魂魄到杭州。是夜柳青睡熟，鬼使将柳金的魂推入柳青身上。次早起来，语话大不相同，已比前日伶俐数倍。

又说毒心大娘，自生下一子名唤玉龙，长成十五岁。不读诗书，散憊无为。与匪类相交，终日赌钱烂饮，好赌好嫖，无所不至。但是无银，归家凌逼老母。一年有数十次。一日，母亲不与，其心深恨。引贼回归，打劫掳掠。其母不与贼财，被贼将簸箕斩开，四卡加住颈项，用火烧之。逼出银两，其贼搬运已去。孟娘被火烧坏，苦痛难当，请医调治不愈。一家奴婢共一十余人，个个彷徨。捱至十余日，孟娘痛死。此所谓：冤冤相报何日了，直待无

趲(z n, 音赞。〈上声〉)——赶，快走。